

小說名畫大觀

拾貳





牛棚絮語

天笑生

憶英生曰。我嘗讀任彥昇與沈約書。所謂無益離愁。祇增今悵。永念平生。忽焉疇曩者。殊覺笑緒之皆成悲端也。我今方草綠梅小傳。時時輟筆。蓋新愁舊恨。貫串此屑玉瓊瓊之材料。則良多追憶之餘地耳。顧自電話一篇。無端惹人之纏綿。在理以我一人之感愴。即當深藏腦蒂。曷為而又以此博世人之歎惋。然而吐露其胸臆積愫。不藉文字。又將誰藉耶。余友如某君某君者。詞我舊事。謂此文必為個人而發。所謂蕊雲者。必伊人也。嗟夫。天壤間有是文。安必盡有其事。天壤間有是文。又奚必盡無其事耶。惟少羽君。既我四律。則感謝靡涯。紅雨歸時之路。青燈劫後之宵。瓣瓣心香。絲絲情淚。此君乃為我下同情之涕泣歟。前者某君投一牋。則謂電話丁零語及指環而止。君何不以此段因緣。披露大眾耶。則曰。姑俟之。我今怯於敘悲。冥鴻飛去。又作長天之遺音。思之徒增淒咽耳。春來惆悵。適遇一事。其人有足傳者。猶憶李萼客作新柳詩曰。三月東風楊柳新。可憐珍重舊腰身。天涯淪落傷春客。猶是攀條憶故人。蓋同茲感慨也。萍因絮果。總是飄泊之生涯。而墮溷沾泥。本無一定。若懸懸冥冥。一聽其泯滅無痕者。又烏可僂指數。而我獨為之委婉記述者。其亦佛家所謂緣歟。

非耶。

春三月。天氣初晴。晨寒猶惻惻。中人可御輕棉。余乘早行火車。赴吳門。車廂中士女。喧譁甚濟濟也。余以貪觀野景。就車窗坐。近攬洲渚。遠矚邨落。以宿雨初霽。覺林壑參差。似曉妝初竟。都呈媚態。而汽笛嗚嗚。曳此殘聲於綠楊風裏。似鳴其迅捷者。時余偶一回首。則見一麗人。憑窗支頤而坐。睇余不瞬。似曾相識。余亦覺曾於何處一相見。而腦海迴旋。竟難索影。久之始恍然。蓋昔有名碧梧者。北里中人也。吾友某君。暱之。恆數數招之。侑觴。然三年前事也。瞥眼風花。似已不復置諸胸臆。已而吾友入

都。蹤跡遂稀。而碧梧者。似亦聞有情人。已成眷屬。量珠聘去矣。

今日見碧梧風貌如舊。惟去前日嬌憨之態度。漸歸莊重。脫我非前知者。固不識。曾為勾欄中人也。惟睽隔僅三年。屈指計之。為年當不出二十有二。而以貌觀之。景物時光。若有不止三年者。余默念盛年易逝。而於美人為尤甚。良足發人喟歎。譬如看花。迎風含露。纔轉瞬事耳。而此後便不堪回首。時與碧梧駢肩坐者。為一老人。鬚眉皓然。余揣此老人者。當為碧梧之祖若父。碧梧侍之良殷勤。老人苦咳。碧梧輕拍其肩背。有時老人至於淚泚聲嘶。而碧梧若傍皇無措者。則非親摯之人。又烏能若是乎。

車抵吳門。城堞在望。閱碩莪岷之報恩寺塔。掩映於車窗。似故鄉一老友。專迎送人。

於此者。車停。余匆匆下車。而碧梧亦扶掖其老人同下。余策蹇入城。厲桃花塢。一友人家買棹為明日掃墓計。料理既畢。畧與吾友譚別後事。即酣然入黑甜深處矣。晨起。雖曉日當窗。而雲幕重重。漸積漸厚。舟人來取進止。謂今日恐雨。果放棹也未。余以一切預備。寧以雨師阻我行者。則曰行也。城河如溝。遲則擠矣。船出閭關。心目為之一爽。蕩舟中流。和風拂面。別故鄉未及三月。而草長鶯飛。又是一番天氣。兩岸時見柳陰。柳陰中則有穉子弄波為戲。而一株兩株之桃花。則掩映於頽垣斷壁之次。此所謂古屋貯穠春者非耶。

船家為母女二人。母已孀。僅此一女。女名阿鳳。年十七。頗嬌憨。雖出貧家。而母女相依。得融融之樂。母頗愛女。女亦孝其母。浮家泛宅之生涯。固是不惡。母言他日當贅一弄潮兒為婿。以佐吾母女。鴛盟之結。固在水上也。舟過楓橋。遙望寒山寺。想見月落烏啼。江楓漁火之勝景。時見前有一船。其製畧大於我。願以我船小而輕。掠前船而過。玻璃明窗中。見端坐一粲者。持桃花一枝。以掠碧波中水藻。彼迴眸凝視。我詫曰。噫。是非昨日車中所見之碧梧乎。抑何又相遇於此乎。舟抵環龍橋。已有雨意。阿鳳謂不如待雨過後上岸。斜風急雨。雖持蓋無用。藉免衣裾盡溼也。願余性卞急。不能待。則冒雨而登。坐山輿。重犒輿夫。疾趨至先塋。乃天猶未雨。祭畢。白雨跳珠。已亂落吾襟。余語輿夫曰。趣行。願未及半途。而雨乃驟盛。誠如



阿鳳所言。斜風急雨。雖持蓋無用也。前行一小溪。與夫言有一水車棚。可稍憩。暫避風雨。至則先有一山。與在。與夫二三。方箕踞坐。余衣裳淋漓。入此水車棚。不暇瞻顧。即聞有女子聲。呼曰。憶英若亦來避雨耶。余睇視之。則亂草之叢。一麗人倚徙而立者。正碧梧也。為狀大似糞壤之中。着此娟娟名花。而玉顏霞頰。尚帶雨痕。則真同濯露之海棠。余以碧梧今成良家。則揖之曰。自昨至今。為第三次相邁矣。碧梧曰。三年不見。不意君多禮若此。

爾時兩人沉默者久之。余忍俊不禁。問曰。前歲吾友自都門歸。道經海上。謫君近況。知所適得人。已成有情之眷屬。足為君賀。碧梧喟曰。君友佳士也。然自別以來。我之浮沉於恨海中。至於滿腔悲懷。末由自伸。渠又烏得知之。余詫曰。奇哉。君非適某公子耶。秀媚於玉。而又雋才。人方羨此一雙璧人。詎尚無伸眉地耶。碧梧曰。願君更勿齒及此負心人。使人復振觸舊恨。語時眼圈紅矣。

余曰。果爾則此中當有曲折情事。我不欲再詢。以撩君之悲懷。碧梧曰。雖然。君勿問我。我則轉欲告君。頃聞君言。則江東君（即吾友）尚以我為已得佳地。不喻薄命人所遭之苦耶。回憶三數年前。君輩看花鬪酒。我亦時預其座。我經江東之拂拭。匪不知感。矧以斯人豪爽。肝膽照人。寸衷實心折其人。顧我以年穉。未經閱歷。見少年之能媚我者。以為必多情種子。是亦不獨一我。凡初解情愛之女郎。固同蹈一轍。此

時我心已有所屬。故對於君友則暱愛之情。不敵其尊敬之念也。

然而我之對於江東。初無所隱。江東力贊我成。謂勾欄中人。其身不自由者。哀波萬疊。苦海千重。動為畢生之憾。卿既有所眷。我決不妒。卿我之與君。不過盡朋友之愛。開筵侑酒。聽劇送廂。得傍玉人。慰我寂寞。以我浪迹天涯。雅不願受細弱之累。卿既得所。我心慰矣。但願汝放開巨眼。能識英雄。爾來浮蕩少年。獵豔於鶯花之叢者。頗為不勘。卿宜留意也。

自江東行後。我專一愛。餘人不復置眼。時有某翁者。六十許之老人也。一見願傾心於我。疊張數筵。賓朋滿座。而我乃匿幕後。不與之一面。嫗婢勸妝。我乃僵卧。一不之應。君當知青樓中人。有何良心。伺應我者。見老人之駭狀。則故挪弄之。謂之曰。某某日宜張四筵。某某日宜張八筵。老人亦漫應之。至期竟如約。余欲呵止之。渠輩謂先生亦太不體諒人情。汝專一愛。終日匿帷房。枇杷花下。車馬漸稀。向者穿簾之燕。今已傍別姓人家。雕梁畫棟飛矣。幸有此傻老子。以補缺陷。既不能稍假詞色。而更不許我輩向之啟吻。則實欲我輩喝西風度日耳。

嗚呼。憶英。汝當知之。凡我輩墮溷之花。其不自由之苦。萬劫千重。莫由自脫。鬻身於人。聽彼鯨鯢者。無論矣。即自勉強脫籍。以資自贖。然而以暴易暴。仍不能離此苦海生活。矧我輩身處金迷紙醉之場。揮斥金錢。有如糞土。少不更事。但知鬪靡炫華。動

於好勝之心。無復惜物之念。故往往衣未開疊。即以不稱腰身。棄而不御。金鑽珠飾。翻新矜異。第求適意。不吝巨資。而此輩即從中賸我。故我爾時贖身以後。未及三月。即舉債纍纍。為數當在三千金以外。顧此時正飲豔名。纏頭所得。尚不止此。而債家環伺。乃欲爭貸吾金。蓋涎其息厚也。然而一舉債後。則種種不自由。竟束縛我身於此火坑中矣。

即如吾房中傭媪。豈皆奴厮。蓋彼輩皆挾債權者之資格而來。時時仰彼醜獍之面目。惟有吞聲忍淚而已。然我輒自慰解。以自暱。彼人後私心美滿。以為彼年青心赤貌。既俊美。才又瞻華。且為故家世澤。但為我清了此債。吾身即屬之。彼即使彼無私財。或為堂上所靳。則我拚擋飾物。亦可得其資之半。我兩人訂此白頭之約。我以為海枯石爛。此盟不寒。而孰知少年男子之心腸。其毒有甚於蛇蝎者。彼之背此盟也。即預計於此甜蜜光陰中矣。

余曰。孽哉。詎竟負君耶。碧梧曰。凡此傷心之事。我本不願再提。而今之所以喋喋告君者。因含有二義。第一我身蟄居幽閨。足跡出門限者。年僅三兩次。而江東君又浪走天涯。默揣此身。永無與彼相見之日。然而平生知己。除吾夫外。彼為第一人矣。我輩曾未稍涉於私。然敬愛之念。永篆我胸。迴想臨別之忠告。我惟對之增愧耳。君輩友朋。當能相諷。如見江東君。為道荒村之角。尚有一經君拂拭之人。為君祈禱耳。第

二則聞君能為小說。善訴人家兒女子幽淒縹戾之情懷。是則我之遇君於此。或者冥冥之中有所主宰。我故吐露其胸臆於君子之前。誠非謂我之事有足傳者。試思普天下之如我。或悲慘勝於我者。何可限量。即我姊妹中之如我。或悲慘勝於我者。更何可限量。從頭思量。我今日尚算有福之人。然而我之懇君為我婉委。述此事者。即以我身代表我姊妹。并及普天下女子。亦藉君文以告吾姊妹及普天下女子之如我者耳。

余曰。聆君言。使人悲惻。願既承見委。敢不盡我之責。第恨我文筆庸劣耳。碧梧曰。勿謙。我且續言之。負心人以十一月上旬歸。再三丁寧。以臘初必歸。余謂君即不得資。亦當歸報我命。我或有可以商量之餘地。我兩人情好敦摯。斷不能以區區金錢故。而生其阻力。彼亦諾之。時彼欠我筵資二百圓。及博負向我挪移者約三百圓。歐裝華服。悉我為之量裁。囑我熟識之。紐工為之。咸不計值。我滿意。即我即卿。此中原無分別。臨別之日。我更戀戀。小別淚紅。固兒女家常事。然出自青樓中人。固難能而可貴也。

自彼行後。我以債家之劫制。在勢固不能閉門謝客。然竊念自今以後。當蕩滌前非。驅除舊穢。幽嫺作好女子。非狂蕩世界中人物矣。一心矜持。不自覺其貌冷。而語冰。媪輩又不以為然。絮聒不已。余惟忍耐之而已。然碧梧嫁人之說。風聲漸露。而向之

狎客踪跡遂稀。余心竊喜之。獨某翁者。日走妝閣。幾無虛夕。友朋中有知我情事者。輒規之。并有笑其癡者。老人笑曰。君輩自癡耳。我自用我情。彼人雖情不我屬。而我自醞醞然有餘味。蓋我自識碧梧後。每若一日不見碧梧。即瞑無恬睡。餐無甘味者。亦不自知其何心也。矧以我風燭殘年。瞬即就木。彼亦擇人而事。儷此嘉耦。到眼風花。圖此現在。逝波流水。原同一瞥。惟對此名花。寧能不賞。他日即移我而去。而我愛花之心。固仍在也。

余聞言。懔然念此老與我殆亦有所謂夙緣者在乎。余此時不禁將向者厭棄之心。日漸消滅。迴思我已謝絕衆議。抽身於繁華夢裏。老人之暱我。亦不過數十日之光陰耳。聞彼談吐。自是達人。顧何以與我有不盡纏綿之意。我既自皈正道。更何能以色相魔人。況連日間彼緒論。深知為篤實長者。詎為我故喪其所守。頗思乘間進一言。以絕老人戀戀之心。會適逢冬至。陽生之日。倡家舊例。苟是日而無客。張筵者。引為奇恥。因是日犒賞。例必以雙。傭媪輩。泥彼張四筵。老人遽諾之。余私語之曰。君張兩筵足矣。何苦為此。此輩慾壑。寧有滿時耶。老人笑曰。日來清寂已甚。借此為一宵之喧。并博彼輩之歡。所費固無幾也。

是日酒闌客散。老人欲偕客行。余牽其裾。謂有語須面達。願君獨後。於是老人遂留。余乃屏去媪傭輩。而語之曰。實告君。吾身已有所屬。以君長者。且蒙素日之青眼。良



心詔我實不能不告君。感君寵愛有加。我心良深愧慙。即如今日之筵。此心尤滋歉仄。然實無以為報君地。我惟泥首而已。語時。我即向之下跪。老人扶之起曰。君謨矣。汝將謂老人之於汝。有他意乎。我自老妻物故後。乃為天壤間一畸零待死之叟。我有寧馨之兒。以求學故。客死於扶桑。族人涎我畧有資財。則環伺我死。以分吾產。強嗣我一子。而飲博狎邪。下流無賴。我不許登門。夫我之資財。不能佐我心愛之佳兒求學問。以濟於時。而供彼飲博狎邪。下流無賴之揮霍耶。我傷心已極。故誓於生前揮斥殆盡。我始瞑目。我且亦更不捐助一錢於慈善事業中。以我向日亦頗能解囊。而天意夢夢。竟殤我愛子。我遂生此褊心耳。至於汝者。在尋常勾欄中人視之。尚有三分真意。方我初傾心於汝時。汝即思絕我。我詎不知之。在他人則或且以我之能揮霍而虛與委蛇也。即如頃者之私語。我以但張雙筵。我雖未從汝言。然却感汝誠意。至此次吐露肝鬲。則汝之真性情見矣。嗚呼。碧梧願汝前途如意。愛情堅牢。光陰甜蜜。願勿以老人為念。余聞其言。始而慘然。為老人傷身世也。既而悚然。覺老人之能燭人於微。終而感愧交并。不禁淚垂垂下。而老人與我一握手。即飄然行矣。自此以後。老人之走吾妝閣者。踪跡漸稀。顧每星期猶一至。至則必詢我以事。已諧耶。彼人已來耶。然而晨占鵲噪。夕卜燈花。黃犬音乖。青鳥書斷。傭媪輩漸漸加以冷峭之語。譏嘲之言。余亦惟忍受之。念此輩小人。與之詼詼何為。至臘鼓將殘。而伊人

不至則我心不能不焦急矣。臨行時本留有地址。我書有如雪片。而竟不一覆。想戰書雖急。絕不開封。除夕之夜。債家麈集。余乃盡質其衣服珠飾。僅乃得半。數行以去。新年韶光。他人均欣欣然有冶春之意者。而我則亂頭麤服。日惟以淚洗面而已。至初七日。姊妹輩為我解憂。邀作手談。余方入局。而綠衣之郵足持一書至。上書我名下署地址。則正自被人處所發郵也。此時我之喜心。實欲上衝屋瓦。急推桌而起。直趨後房。開緘視之。但見寥寥數語。而書中有所謂「事不諧矣。我實負卿。我亦無顏再與卿面。……我得書。如以迅雷直劈我頂。此後如何。我更不復省矣。碧梧語至此。雨點漸漸止。仰首見飛雲舒卷頗疾。野薔薇隨意亂開。着雨愈增其妍。與夫來催上道。余曰。且遲遲談一故事。尚未畢也。碧梧曰。是日我神志昏瞶。晚間寒熱大作。病不能起。明日老人至。詢知其事。亦喟歎不已。乃預戒傭媪。日夕監守之。防我之自裁也。且曰。汝曹勿憂。凡碧梧所負汝曹之債。我能了之。汝輩當善視彼。萬一因此自戕。及病以不起者。則我弗能於青樓中市駿骨也。傭媪輩唯唯。債家有主。則彼輩之心亦慰矣。

嗟夫。憶英人非木石。遽不知感。我遂決計嫁老人矣。而老人雅不欲。謂以君盛年。偶我衰朽。殊傷天地之和。且我又何德於汝。我但孤行我意而已。必不得已者。汝其父我可耳。汝今趁此以出火坑。從此永滌舊污。不失為一幽貞之女郎。我當為汝覓一

佳婿。老夫緩死須臾者。尚有此一脈之義親戚耳。余曰。休矣。願翁更勿言此。少年人之心腸。我已洞燭之矣。我雖不敢以負心人之行為。舉普天下之時彥。一網打盡。然而創巨痛深之餘。聞談虎而色變。天涯得一知己。可以無憾。翁其為我之知己。我願長侍翁矣。老人曰。否。我墓木已拱。何忍令汝蹉跎青春。矧我之為此。亦以老年淒獨處傷心之境。念此阿堵物者。實身外不足戀者。藉此得援汝於窮蹙。而汝乃即報我以身。則我似特設此局。以劫持美人心者。更不可也。余曰。我今惟有兩途。其一則君其收我於妾媵之列。我將侍君。至於天年。然後長齋繡佛。以盡餘生。倘君不許。我則我惟有第二途。即日祝髮皈空。以掃此五濁惡世之煩惱而已。時我手出并剪。握髮待下。老人曰。尊哉。尊哉。是我自取之也。

嗚呼。憶英自我歸老人。於今三年矣。白髮紅顏。共憐身世之悲涼。願夫婦間實至諧而無忤。去歲之冬。渠為前婦營葬於此。並為生壙。我亦附焉。同穴有歸。可以無憾。又築精舍三楹。為我兩人禮佛之所。我之歸墟。即在是矣。今來掃墓。以天雨故。渠未登岸。不意遇君於此。此牛棚一席話。足為小說家材料歟。余曰。君之賦我者深矣。時則雲破天晴。斜陽晝畫於遠山。向人欲笑。林鳥弄晴。似有求友之樂。而溪邊流水淙淙。聞遠遠作歌聲者。一漁婦正撒網鼓棹來也。余與碧梧珍重而別。

(完)

警世小說
繪圖續上海繁華夢

初集一冊 價洋六角

二集一冊 價洋七角

三集二冊 價洋一元

警夢癡僂所著之續海上繁華
夢共三集緊接前書先後凡二
百回一氣呵成實為說部中洋
洋大觀

上海文明書局發行





珍珠淚



石巖



余生珍卿者。餘杭望族也。乃父洪思。名璧。曾以進士。歷任顯秩。三十餘年。年逾五秩。始得珍卿。愛逾拱璧。珍卿幼聰慧。美丰姿。稍長。父即為延師課讀。輒過目成誦。師常獎於其父。以為其家千里駒。寒暑循環。迭更表葛。轉瞬逾數載。而珍卿之知識。遂與日俱長。初珍卿有姑。適吳氏。吳為巨商。無子。僅一女。名珠娘。視之不啻掌珠。女生甫十齡。即失恃。日夕伴父。如小鳥依人。會父將以經商外出。無內顧暇。乃令女往依舅氏。伴珍卿讀。時珍年十三。女少一歲。而敏慧過之。玉骨珊珊。殆畫中人也。二人朝夕相親。其樂奚似。珍卿為文。已多奇氣。課餘。師且督以吟詠。珠娘亦從習之。月夕花晨。彼酬此唱。久不忘倦。兩小無猜。厮磨耳鬢。雖憐卿憐我。每於吟詠間。露出然情。嘗未開。固無他意也。迨後。二人齒稍長矣。一日。師假歸。珍卿偕珠娘赴園游。攜手歡笑。逾於平常。且鬪草為戲。會各折並頭蘭一枝。遂相視笑。自是靈犀相印。情愛彌深。無何。余母壽辰。賀客滿座。珍卿厭其煩擾。避之。潛偕珠娘赴園。坐池邊。觀金魚遊泳為樂。旋倦甚。復潛至內室。作葉子戲。珠娘良不勝。屢戰北。珍向之索資。珠娘故靳之。起欲走。珍卿乃捉其臂。拉之坐。且見其憨態。可掬。乃情不自禁。復呵手格其脅。珠娘忍俊

